

第一章

但请你长眠无忧
为你报仇，她一人足够^①
《尼奥罗挽歌》

且说十九世纪头十载的某一年^②，时值十月上旬之初的某一天，出类拔萃的爱尔兰籍英国军官，上校托马斯·内维尔爵士，携爱女畅游意大利之后，来到了马赛，下榻于博伏大饭店。兴致极高的游客对旅游地没完没了的赞不绝口，往往会引起某种逆反心理，而当今的旅游者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则会引贺拉斯的名言“切勿少见过赞”作为座右铭。上校的独生千金莉狄娅小姐便属于此类爱挑剔的游客。她认为《耶稣显圣图》^③平淡无奇，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仅比伯明翰^④工厂的烟囱略为壮观一点。总之，她对意大利最为不满的就是这个国家缺乏地方色彩与独特个性。何谓地方色彩、独特个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年前，我还颇为理解，而今倒不甚了了。起始，莉狄娅小姐沾沾自喜，以为在阿尔卑斯山的彼麓目睹了她的前人从未观赏过的美景，回国后大可与那些高人雅士畅谈一番，就如同附庸风雅的茹尔丹^⑤先生那样。但不久，她就发现

① 原文为科西嘉文。

② 指 181× 年。

③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拉斐尔的名作。

④ 伯明翰乃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

⑤ 茹尔丹乃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贵人迷》一剧中的主人公，身为粗俗的资产者，却羡慕贵族上流社会，附庸风雅。

自己参观过的景点均已被同胞游客捷足先登，毫无希望再找到任何一件为别人所不知晓的东西，于是，她索性就一变而成反对派。的确，只要跟人一谈到意大利的珍品胜迹，对方总要问：“您一定见过某某城某某王宫中的那幅拉斐尔名画吧？那真是意大利最美的东西。”不料这恰巧是她所漏看了的，这种场面的确令人尴尬。既然要把所有的胜景都看全看尽太费时费劲，她就不如全盘否定一笔抹杀来得干脆。

在博伏大饭店，莉狄娅小姐还碰见一件令她很恼火的事。她从意大利带回来一幅精美的素描，画的是塞尼城^①那座班拉斯吉式或希科洛佩式的城门，她以为此乃空前绝后之作，从未有其他画家曾描绘过这一历史遗址。后在马赛得遇法朗西斯·范维克夫人，不意从其向自己出示的画册中，发现亦有描绘此门的画作赫然在目，夹在一首十四行诗与一朵干枯的花瓣之间，画幅上着的是浓烈的土黄色，即斯埃纳城^②的那种土黄色。她一怒之下就把那幅素描扔给了自己的贴身女仆，从此对一切班拉斯吉式的建筑不屑一顾。

她这种不快的心情也传染了内维尔上校，因为自从丧偶以后，他看人看事均以自己女儿的眼光为准。在他看来，意大利既然使自己的千金不快，那就有天大的不是，因此，就要算是世界上最为讨厌的国家了。对于意大利的绘画与雕塑，他固然无话可说，但他可以断定，就打猎而言，这个国家的确贫乏无趣，往往要顶着烈日在罗马郊外的田野上跑上四十公里，才能打着几只不像样的红胸斑山鹑。

抵达马赛第二天，上校请他从前的副官艾利斯上尉共进晚餐。上尉刚在科西嘉过了六个星期，他给莉狄娅小姐讲了一个精彩的绿林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而且妙就妙在与她从罗马到那不勒斯一路上所听到的强盗故事完全不同。到了饭后用甜点的时候，餐桌上只

① 意大利的小城，位于罗马省内，城周围有保存得甚为完整的古城墙，以巨石砌成，是古希腊以前班拉斯吉文化或希科洛佩文化时期的遗迹。

② 斯埃纳，意大利中部一小城。

剩下了两个男人，他们面对着好几瓶波尔多酒，一边品用，一边大谈狩猎之道。直到此时，上校方才得知，科西嘉的飞禽走兽种类之多、数量之丰可谓举世无双。

“那里野猪很多，”艾利斯上尉说，“但家猪很像野猪，你必须学会把两者区分开来，因为，错猎了家猪，养猪人就会来找你算账，他们全副武装，从他们称之为‘林莽’的矮树林里冲将出来，要你作出赔偿，并狠狠地将你冷嘲热讽一顿。还有岩羊，这是一种十分珍奇的动物，别的地方没有，是狩猎的好对象，但很难打到。科西嘉岛上的飞禽走兽，麋鹿，野鸡，小山鹑，各种各类，不胜枚举，如果阁下喜欢打猎，就到科西嘉去吧，在那里，就像我的一个客店主人所说，您能任意猎射任何目标，从斑鸠到人，无一不可。”

喝茶的时候，上尉又给莉狄亚小姐讲了一个株连家族的仇杀^①故事，比刚才那一个更为离奇古怪，听得她如醉如痴，上尉还给她描绘了当地蛮荒初开的奇特景象、野性风习以及本土居民的独异性情、好客热忱与原始习俗，使得莉狄亚小姐对科西嘉完全着了迷。最后，上尉还赠她一把精美的小匕首，此器的价值还不在于它独特的形状与镶钢的刀柄，而在于其来历。它是一个声名赫赫的绿林好汉送给上尉的，并声言它曾捅穿过四个人的躯体。莉狄亚小姐如获至宝，便把它别在自己的腰间，晚上又放在床头柜上，入睡前还要拔出鞘来观赏两次。上校则做了一个美梦，梦见自己猎杀了一只岩羊，羊的主人向他索赔，他慨然照付，因为那只羊长相怪异，像头野猪，还长了两只鹿角和一条山鸡尾巴。

第二天，上校在和女儿共进午餐时说：

“艾利斯告诉我们，科西嘉的猎物非常丰富，如果路途不太遥远，我真想去住上半个月。”

“既然老爸有意，咱们何不去逛一趟？您可以去打猎，我可以去写生，艾利斯上尉说，那儿有一个拿破仑小时候学习的山洞，我

① 报仇的范围扩大到对方的近亲与远亲。——作者原注

要是能把它画进我的画册，那我就美死了。”

上校先生的意愿幸得自己宝贝女儿的赞同，这也许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他喜出望外，但他出于心计，又故意唱点反调，以便把女儿一时兴起的良愿反激得更为强烈，如说那地方是蛮荒之地啦，女儿家到那儿旅行诸多不便啦，等等。他白费了心思，女儿对他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怕，骑马旅行正是她心仪已久的乐事，谈到野外露宿，她更是兴高采烈。她甚至还吓唬吓唬老爸，声称自己要去小亚细亚呢。总而言之，你说一条，她顶一句，因为从来没有英国妇女去过科西嘉，所以她非去不可。试想，将来回到圣詹姆斯广场^①，拿出自己旅途中的画册给人欣赏，那该多美呀！

“亲爱的，您为什么把这幅漂亮的素描快快地翻了过去呀？”

“噢，那不算什么，只是我作的一张速写，画的是一个著名的绿林好汉，他在科西嘉给我们当过向导。”

“怎么，您去过科西嘉呀？……”

在那个时代，从法国本土到科西嘉，还没有火轮通航，他们多方打听有没有驶往科西嘉的帆船，莉狄娅小姐深信一定能够找到。当天，上校便写信去巴黎，把先前预定好的房间退掉，同时与一位船主洽谈，欲乘他的双桅船去阿雅克修^②。船上正有两个现成的房间。他们储备了充足的食物，船主则大力保证，他有一个水手是非常高明的厨师，所做的海鲜汤无人能及，而且一路上风平浪静，小姐一定不会有任何不适的。

此外，上校按照女儿的意愿，限定船主不得搭载任何其他旅客，且必须沿着科西嘉岛的海岸行驶，以便观赏岛上的山景。

① 英国伦敦皇宫前的广场。

② 阿雅克修是科西嘉的省会，位于该岛的西岸。

第二章

到了动身的那一天，一切都准备就绪，大清早大家都上了船，但双桅船要等到有晚风的时候才启航。在等待的时候，上校和小姐正在加恩比埃尔大道上散步，船主突然走过来，要求上校允许他顺便搭载一个亲戚，是他大儿子教父的一个外甥，此人有急事要赶回科西嘉，一时又找不到其他的船。

“他是一个挺可爱的小伙子，”船主马泰补充说，“是军人，禁卫军步兵军官。如果那一位^①还在皇位上的话，他早就晋升为上校了。”

“既然是军人……”上校说道，他正准备往下讲“我同意他来跟我们做伴”，莉狄娅小姐已抢先用英语表态了：

“一个步兵军官！……”其父是在骑兵中服役的，她自然对其他兵种不屑一顾，“这样的人很可能毫无教养，他肯定会晕船，会把我们渡海的乐趣全都破坏了！”

她讲的是英语，船主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从她樱桃小嘴的一撇，也不难猜出她的意思。于是，便赶快将他这位亲戚大大夸赞了一番，最后还保证他是个有教养的青年，出身于班长世家，绝不会打扰上校先生，因为他会被安置在船上偏僻的一角。

在科西嘉，居然还有班长一职世袭传承的家庭，这使上校父女颇感奇怪。但他们既然真的相信了那个人是兵营中的步兵班长，便以为此人一定很穷，船主是大发慈悲才决定捎他一程。如果他是位

^① 指拿破仑，1815年滑铁卢战败后，他被迫下台，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军官，你就不得不跟他周旋应酬，可是对一个班长，你就用不着拘礼了，只要他手下的那一班人，不是荷枪实弹地将你押到什么鬼地方去，那他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您那位亲戚晕船吗？”莉狄娅小姐直率地问道。

“他从不晕船。小姐，不论在陆地或在海上，他都结实得像岩石。”

“行！您可以让他上船。”她说。

“您可以让他上船。”上校鹦鹉学舌式地重复了一句，说完，父女二人又继续散步去了。

傍晚五点钟左右，船主来接他们上船。到了码头，他们看见船主的舢板旁边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身着蓝色的外套，纽扣一直扣到下巴，脸晒得呈棕色，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炯炯有神，看样子是个爽直而聪明的人。从他侧身而立的姿势与两撇卷曲的小胡子来看，一眼便知是个军人，因为那个时代留胡子的风气尚未流行，而国民卫队军人的姿态习惯也尚未被人普遍模仿。

那青年一见上校，就脱帽致意，举止从容，措辞恰当地向他表示感谢。

“我很高兴能帮你的忙，小老弟。”上校友好地点头对他说。

说着，上校便登上了舢板。

“您的这位英国雇主倒是挺当仁不让的。”年轻人低声用意大利语对船主说。

船主把食指放在左眼下方，两边嘴角往下撇。年轻人懂得这个手语，知道它的意思是说，这个英国佬懂得意大利语，而且他是个怪物。年轻人笑了笑，用手点了点额头表示回答，似乎是说，所有英国人的脑子都有点毛病，然后，他在船主的身旁坐下，仔细打量那位美丽的女性旅伴，但并没有放肆的神情。

“这些法国军人都很有风度，”上校用英语对女儿说，“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晋升为军官了。”

接着，他用法语对年轻人说：

“小老弟，您是哪个部队的？”

年轻人用臂肘碰了碰他的表亲，忍笑回答说，他原属禁卫军中的步兵，最近刚从第七步兵营退役。

“您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吗？您还很年轻嘛。”

“对不起，上校，那是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战役。”

“那一仗可抵得上两仗啊。”上校说。

年轻的科西嘉人咬了咬嘴唇。

“爸爸，问问他科西嘉人喜不喜欢他们的拿破仑。”莉狄娅小姐用英语对父亲说。

上校还没有来得及给年轻人译成法语，他便径直以英语来回答了，虽然法国口音很重，但说得相当标准。

“您知道，小姐，任何人在自己的故乡都当不上圣人。虽然我们科西嘉人跟拿破仑是同乡，但崇拜他的程度也许还不如法国本土人。至于我，尽管我的家族与他的家族过去有世仇，我却喜欢他，钦佩他。”

“您会说英语！”上校惊呼起来。

“说得很差，您可以听得出来。”

莉狄娅小姐虽然对这青年随随便便的口吻颇有不快，但一想到小小一个班长居然跟一位皇帝有世仇，便不禁一笑。科西嘉此地之古怪由此可见一斑。她打算把这一点写进她的日记。

“也许您在英国当过俘虏吧？”上校问道。

“没有，上校。我的英语是在法国学的，是跟贵国的一个俘虏学的。”接着，年轻人转向莉狄娅小姐说：

“马泰告诉我，您刚从意大利回来。小姐，那您一定会说一口地道的托斯卡纳语^①，我担心您听不大懂我们科西嘉的方言。”

“小姐能听懂意大利的任何方言，她对语言很有天赋，比我强多了。”上校说。

① 托斯卡纳乃意大利的心脏地区，此地区的语言被认为是意大利的标准语。

“我们科西嘉民歌里，有这么两句歌词，是牧童对牧女唱的，不知小姐是否能听懂？

即使我进入了神圣的神圣天堂，
如果你不在，我也会退出那个地方。”

莉狄娅小姐听懂了，觉得对方引用这歌词颇有大胆之嫌，特别是他念词时的那种目光，不禁脸一红，用意大利语答道：“我懂。”

“这次您回乡是否有六个月的长假？”上校问。

“不，上校，我是半饷遣返^①，大概是因为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而且，我又是拿破仑的同乡。我这次回乡，正像歌谣中所唱的，希望渺茫，钱囊空荡。”

说罢，他仰望天空，叹了一口气。

上校将手伸进口袋，用手掂量着一块金币，想找出一句恰当的话来，以便把金币塞进这个倒运的宿敌手里。

“我也如此，”他以豁达轻松的口气说，“我也是半薪退役。不过，您的半饷也许不够抽烟。拿着，班长。”

他试图把金币塞进年轻人的手里，那手扶在船舷上，一直没有张开。

科西嘉青年脸一红，挺直了身子，咬了咬嘴唇，正待发作，脸部表情却突然一变，反倒哈哈大笑起来。上校手里握着那枚金币，惊愕得不知所措。

“上校先生，”年轻人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说，“请允许我奉劝阁下两点，第一，千万不要送钱给科西嘉人，我那些老乡会很客气地把钱朝您脸上扔回来。第二，不要用别人不稀罕的头衔去称呼对方。您称呼我为班长，可我是中尉。当然，这两个称呼差别不大，但是……”

^① 拿破仑滑铁卢之战惨败退位后，波旁王朝复辟，原拿破仑帝国军队中的军官全部领半饷被解职遣返。

“中尉，”托马斯爵士不禁叫了起来，“中尉！可是船主告诉我说您是班长，令尊大人以及您历代家族里的人都是班长呀。”

听了此话，年轻人身子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爽朗开怀，把船主和两个水手都逗乐了。

“对不起，上校，”末了，年轻人说，“这纯属误会，我终于弄明白了。的确，我的家族有幸，历史上曾经出过几个班长，但我们科西嘉的班长，从来没有正式的军衔。大约是在公元一千一百年左右，有一些村镇起来造反，反抗山区贵族专制残暴的统治，推选出了几位首领，称之为‘班长’。在我们科西嘉岛上，凡是祖先曾经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的家族，都享有无上光荣。”

“对不起，先生！”上校大声说，“真是抱歉之至。既然您明白我的误会事出有因，希望您多多包涵原谅。”

说罢，他向年轻人伸出了手。

“上校，我年少气盛，咎由自取，”科西嘉青年一边笑，一边热烈地紧握着英国佬的手说，“我一点儿也不怨您，既然我的朋友马泰没有把我的情况介绍得清清楚楚，那就允许我来自我介绍，我名叫奥索·德拉·雷比亚，是退伍的中尉。看你们带了两条漂亮的猎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两位是到科西嘉来打猎的。我非常乐于陪两位去看看我们的林莽与群山……如果我还没有把它们忘了的话。”说着，他叹了一口气。

这时，舢板已靠近双桅船的一侧。中尉扶着莉狄娅小姐上了船，又帮助上校登上甲板。到了船上，上校还一直对自己闹出的那场误会心存歉意，不知如何才能使一个有悠久家世的人士原谅自己，便急不可待地未征求自家千金小姐的同意，径自邀请中尉共进晚餐，同时又一再表示歉意，一再握手言欢。莉狄娅小姐对此当然有所不悦，柳眉微微一皱，但她弄明白了班长是怎么一种人，终究也不是一件坏事。何况，这位客人并不叫她讨厌，她甚至觉得此人还有点贵族味，只不过太坦直、太嘻嘻哈哈，不像小说戏文里的男性主人公。

“德拉·雷比亚中尉，”上校端起一杯马德拉^①葡萄酒，以英国的方式向客人敬酒说，“我在西班牙见过许多您的同乡，都是属于声名赫赫的狙击步兵团的。”

“不错，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战死在西班牙了。”年轻的中尉神情肃穆地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维多利亚^②战役中一个科西嘉营的作为。”上校接着说，“我实在是忘不了，”他揉了揉自己的胸脯又继续下去，“整整一天，他们都躲在园子里、篱笆后进行狙击，打死了我们很多弟兄与马匹。他们决定撤退时，便集合在一起，飞快地就跑掉了。我们本想到了平原地带好好回敬他们一下，可是，那些家伙……对不起，中尉，我是说，那些好汉，却列成了方阵，我们怎么也攻不破。那方阵的中央，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有一位军官骑着一匹小马，待在鹰旗旁边抽雪茄，悠悠闲闲的，就像在咖啡馆。他们的军乐队还不时奏起曲子，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派出两支骑兵直冲过去……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仅冲不进方阵，反倒被反弹出来朝斜向折挫，结果是一片溃散，好些马匹只剩下了空鞍……而对方那可恶的军乐队仍在奏个不停！当笼罩着敌军的硝烟散开时，我又看见那个军官仍站在鹰旗旁抽着雪茄。盛怒之下，我便亲自率领队伍作最后一次冲锋。敌军的枪管因过热而不能再射击了，他们便排成六行，上了刺刀直指我军马队，宛如一道铜墙铁壁。我振臂高呼，激励部下，自己也策马向前逼近，但见我说的那位军官总算拿下了嘴上的雪茄，向他的一部下指了指我，好像说了一声：‘瞄准那个白毛打！’我当时正戴着有白色翎毛的军帽。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因为一颗子弹正射中了我的胸脯。哎呀，德拉·雷比亚中尉，那一营兵真是了不起，称得上是第十八轻步兵团中的精锐，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全营都是科西嘉人。”

① 马德拉乃大西洋上葡属一小岛，以产葡萄美酒著称。

②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一城市，1813年6月21日，英、西、葡联军在英国大将威灵顿的指挥下，在此地击败法军。

“是的，”奥索说，他听上校叙述这段故事，听得眼睛都发亮了，“他们掩护大队人马撤退，也没有仓皇丢掉自己的鹰旗，但全营三分之二的弟兄都在维多利亚平原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也许您知道统率这个营的那个军官的名字吧？”

“就是家父。他当时是第十八轻步兵营的少校，因为在那次壮烈一仗中指挥有功，后来晋升为上校。”

“原来就是令尊！我的天啦，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汉子！我很想再见见他，我保证一定还能认出他。他还健在吧？”

“不在了，上校。”年轻人回答时，脸色略显苍白。

“他参加了滑铁卢战役吗？”

“参加了，上校，可惜他没有战死在沙场的福气……而是两年前在科西嘉去世了……天啦！瞧这海景有多美，我没有看见地中海足有十年了。”

接着，他转向莉狄娅说：“小姐，您不觉得地中海要比大西洋更美吗？”

“我觉得地中海太蓝了……波涛也不那么雄伟。”

“小姐，您是喜欢粗犷雄浑的美？由此，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科西嘉。”

“小女只喜欢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上校说，“所以她并不那么喜欢意大利。”

“在意大利之中，我只熟知比萨^①这个地方，我在那儿念过中学，”奥索说，“我一回想起当地的墓园、圆顶大教堂、斜塔，便不禁悠然神往，尤其是那墓园^②，您记得奥加涅画的那幅《死神图》吗？……那幅画使我过目不忘，印象极为深刻，至今也许还能凭记忆把它摹画出来。”

① 比萨，意大利中部的城市，古迹甚多，尤以斜塔最著名。

② 比萨墓园在美术史上颇负盛名，它周围有哥特式的回廊，上面壁画甚多，其中之一即为十四世纪画家安特莱·奥加涅根据但丁《神曲》的题材所作的著名《死神图》。

莉狄娅小姐唯恐中尉又来一大篇赞美之词，她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那幅画的确很美。父亲，很抱歉，我有点头疼，想回房休息。”

她亲了亲父亲的额头，端庄大方地向奥索点了点头，就回舱去了。两位男士便大谈起滑铁卢之战与狩猎之乐。

两人发现，过去互相对垒，甚至还互相射击过，反倒使他们有了不打不相识的投缘感。他们对拿破仑、威灵顿与布吕歇尔^①逐一加以评点之后，又大谈打猎，谈打麋鹿、打野猪、打岩羊等。终于，夜深了，最后一瓶波尔多葡萄酒也喝得精光，上校才握手告别了中尉，祝他晚安，还说他们的友谊虽开始得如此可笑，但希望能继续发展下去。说罢二人分手，各自回舱就寝。

① 布吕歇尔，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将军，参加了著名的滑铁卢会战，当威灵顿部与拿破仑部在正面厮杀时，布吕歇尔率援军赶到，成为联军击溃拿破仑的关键。

第三章

夜景迷人，月色抚波，轮船在微风中缓缓前行。莉狄娅小姐全无睡意，海上明月，当此胜境，稍有诗情画意，亦不免怦然心动，只因同船的有一俗客，英国少女才难以滋生稍许雅兴。等到她断定那年轻的中尉已经像毫无情怀的粗人呼呼大睡之后，便起身披衣，唤醒女仆，走上甲板。甲板上空无别人，只有一个把舵的水手在用科西嘉方言吟唱一种哀歌，那歌子曲调粗犷，很少变化。在此宁静的夜里，这怪怪的音乐倒也自有其魅力。可惜的是，水手的唱词莉狄娅小姐不能全都听懂。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唱段中，有一首激昂慷慨的诗引起了她强烈的兴趣，只可惜唱到最为壮烈之处，忽然夹杂了几句她听不懂的土语。不过，她听懂了那首诗是讲一个凶杀复仇的故事。对凶手的诅咒，对死者的赞颂，对复仇的决心，全都混杂在诗里，有一些歌词她记下来了，这里，我且试着译述如下：

大炮当前，刺刀直面——他仍然面不改颜——在沙场上镇定自若——像夏日的天空宁静而炽烈。——他是凌空의 飞隼，与猛禽鹭鹰共属同类——待友他甘甜如蜜，对敌他狂如怒涛。——他比太阳更雄伟崇高，他比月亮更温柔亲切。

——法兰西的敌人从来都伤不了他分毫——他家乡的恶棍却背后将他击倒——就像维托罗杀害了桑皮埃

洛^①。——恶棍们从来不正面看他，完全无视他精神的崇高。

.....

——请把我征战沙场所获的军功章——挂在我床前的墙上——绶带的颜色红殷殷——我的衬衣更是一片血染的风采。——我的儿子哟，我儿在远方——留给他，我的军服与勋章。——军衣上有两个被枪击的弹孔——对敌人要一弹还一弹，一孔还一孔——复仇还不能仅此罢手。——要挖出那只瞄准我的眼——要剥下那只开枪的手——还要挖出仇人的心脏，那滋生出恶念的源头……

唱到这里，水手突然停住了。

“你为什么不唱下去，朋友？”莉狄娅小姐问。

水手摆了摆头，向她示意有人从船舱里出来，那是奥索走上甲板来赏月。

“请你把哀歌唱完好吗？”莉狄娅小姐说，“我很喜欢听。”

水手向她俯身低低地说：“我不愿意给人一个‘兰贝科’^②。”最后这个词，他用的科西嘉土语。

“什么？你说什么？……”

水手没有回答，开始吹起口哨来。

“内维尔小姐，幸会，碰上您在观赏我们的地中海景色。”奥索说着走到她身边，“这么美的月景在别处是见不到的，您一定同意吧。”

“我并不是在赏月，我在专心考察科西嘉语。这位水手正唱着

① 桑皮埃洛是科西嘉十六世纪的民族英雄，起义失败后，其妻为营救丈夫，私自与敌人谈判，桑皮埃洛怒而杀之，其妻弟维托罗为姐报仇，又设伏兵杀桑皮埃洛。在科西嘉，维托罗乃叛徒之同义词。

② “兰贝科”(Rimbeccare)，意大利文，其意为：揶揄、反驳、挡回。在科西嘉方言中，其意则为：当众斥责，比如对被暗害者的儿子说不报杀父大仇，就是给他一个“兰贝科”。实际上，“兰贝科”就是催促人去报仇雪恨，故在意大利统治期间，凡给人“兰贝科”者，法律皆要严惩。——作者原注

一支苍凉的悲歌，不料唱到重要关头停住了。”

水手低下头，假装在仔细观察罗盘，却故意使劲儿扯了一下莉狄娅小姐的大氅。显而易见，他那支悲歌是不能在奥索中尉的面前露头的。

“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子，保罗·法兰瑟？”奥索问道，“是巴拉塔？还是沃采罗？^①小姐听得懂，她很想听你唱完。”

“以下的歌词，我全忘了，奥斯·安东。”水手答道。

接着，他放开嗓子唱起一首圣母颂歌。

莉狄娅小姐漫不经心地听着，也不再追着要那水手仍唱原来的那一首，却打定主意稍后非把这谜底弄清楚不可。她的贴身女仆虽然是佛罗伦萨人，对科西嘉方言懂得并不比自己的主子更多，但她好奇心重，也想弄个明白。女主人还没有来得及用臂肘碰碰她示意，她就心直嘴快脱口而出，问道：

“中尉先生，给人一个‘兰贝科’，是什么意思？”

“‘兰贝科’嘛！”奥索答道，“那是对科西嘉人最大的侮辱，谴责一个人有仇不报。谁跟您讲起‘兰贝科’的？”

“昨天，在马赛，”莉狄娅小姐连忙打岔说，“船主先生提到过这个词。”

“当时他说的是谁？”奥索急促地追问。

“噢！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从前的故事……是什么年代的？……对啦，是瓦尼娜·德·奥纳诺^②那个时代。”

“我想，小姐，瓦尼娜之死，一定使您不怎么喜欢我们的那位

① 按照科西嘉的风俗，一个男子死后，特别是被人暗杀之后，遗体停放在桌子上，本家族的妇女聚在周围，当着众多亲友用科西嘉方言，即席编唱悼念的挽歌，如果没有本族妇女，死者的女友甚至与死者毫无关系的女子亦可，只要有编词唱曲的才能就行。有时，妇女们轮流编唱，更常见的是由死者的妻子或女儿单独编唱，均被统称为“挽歌女”，她们所编唱的挽歌，在科西嘉东岸被称为“沃采罗”，在西岸则为“巴拉塔”。——作者原注

② 瓦尼娜·德·奥纳诺，即前文所提说的十六世纪科西嘉民族英雄桑皮埃罗的妻子，她因欲营救其夫而与敌方打交道，被其夫所杀。

民族英雄，了不起的硬汉桑皮埃罗吧？”

“您觉得他那种杀妻行为很英雄吗？”

“当时的风俗很野蛮，他那种行为情有可原，再说，桑皮埃罗正在跟热那亚人拼杀得你死我活，如果他不严惩那个企图与敌人打交道的老婆，他的同胞又怎么能信任他呢？”

“瓦尼娜没有得到丈夫的允许就私自去谈判，桑皮埃罗扭断她的脖子是应该的。”水手也帮腔说。

“但是，”莉狄娅小姐辩护说，“她是为了去救丈夫呀，正是出于对自己丈夫的爱，她才去向热那亚人求情的。”

“替自己的丈夫去求情，便是对丈夫的侮辱！”奥索中尉厉声嚷道。

“丈夫便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内维尔小姐便紧逼一句，“简直就是一个恶魔！”

“您要知道，是妻子自己要求恩典一样要求死在丈夫的手里。小姐，您是不是把奥赛罗^①也视为一个恶魔？”

“那完全是两码事！奥赛罗是出于嫉妒；而桑皮埃罗只不过是出于虚荣心。”

“嫉妒不就是一种虚荣心吗？是爱情上的虚荣心，您大概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动机而原谅这种虚荣心吧？”

莉狄娅小姐以尊严的神情瞄了中尉一眼，转身去问水手船何时可以到岸。

“如果风向不变，后天可以到。”水手答道。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阿雅克修，这条船坐得叫人烦死了。”

她站起身来，挽着女仆的胳膊，在甲板上走了几步。奥索呆立在舵旁，不知如何是好，是陪她去散步？还是知趣识相，就此结束这场令英国小姐大为不悦的谈话？

“我的圣母啊，这姑娘多美呀！”水手叹道，“如果我床上的臭

① 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因猜疑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虫都像她一样，即使我被咬死，我也不会抱怨！”

莉狄娅小姐也许听见了水手这番对她五体投地的傻话，看来颇感不悦，因为她几乎立即就回舱去了。不一会儿，奥索也去睡了。他刚一离开，莉狄娅小姐的女仆便返回甲板上，把水手彻底盘问了一通，然后就回舱对女主人作了以下这番汇报：

两年前，奥索的父亲德拉·雷比亚上校被人谋杀。刚才水手因为奥索的来到而停唱的那支挽歌便是暗杀事件之后流行起来的。水手认为此次奥索回乡是要“报杀父之仇”——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他断言，过不了多久，彼埃特拉纳拉村便会有“鲜肉”上市，把当地的这个词翻译出来，就是说，奥索大爷将会把谋杀他父亲的那两三个嫌犯统统杀掉。事实上，这几个人也罪有应得，他们曾一度被司法当局通缉，仅仅因为他们买通了法官、律师、省长与警察，才得以逍遥法外。“科西嘉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水手接着说，“我不相信皇家法院的官员能顶什么用，我只相信有支好枪就能摆平一切。如果一个人有了仇家，他就只能在三S^①之中做出选择。”

这些甚有意思的讯息，大大改变了莉狄娅小姐对德拉·雷比亚中尉的看法与心态。从这时开始，他成了那位充满浪漫遐想的英国姑娘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他那种对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气，口无遮拦、嘻嘻哈哈的语调，本来使她有点不以为然，现在倒成了他难能可贵的优点，因为这表明此人内心坚毅刚强，外表不露声色，他人是难以看出其内心感情的。她觉得，奥索颇有菲埃斯克^②族人之风，放浪形骸而胸怀大志。虽然杀几个坏蛋与解救国家无法相比，但报仇雪耻干得漂亮亦不失为一桩美事。况且，女人爱的是英雄而不是政治人物。经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后，内维尔小姐才发现年轻的中尉

① 在科西嘉的方言中，三“S”是指步枪（schiopetto）、匕首（stiletto）与逃亡（strada）。——作者原注

② 菲埃斯克，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名门望族，曾产生过众多的权势强人，长期称霸于热那亚，其中的一位曾胸怀大志，密谋推翻暴君，解放国家。